

析雪山飛狐

與鴛鴦刀

溫瑞安 著

新 知 舊 交 縱 論 武 俠
奇 談 怪 論 笑 傲 江 湖

120

《雪山飛狐》中，苗若蘭和胡斐的愛情沒有像楊過和小龍女的生死相許，令狐沖和盈盈的正邪衝突，張無忌和趙敏的國愁家恨，但這段愛情對一段世代的冤情和血仇有化解的作用：阿朱曾經也為蕭峰化解那一段仇恨，捱了那一掌，卻使蕭峰抱憾終生。仇成了憾，阿朱沒有成功。我們卻不知苗若蘭有沒有成功？

《鴛鴦刀》裡寫得最特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決不是書裡較重要角色，而是次要人物。這些令人難忘的可愛人物，在《鴛鴦刀》裡陪襯的角色，便是「太岳四俠」與「鐵鞭鎮八方」周威信。這五大「妙人」使得《鴛鴦刀》熱鬧、有趣了起來。



析雪山飛狐

與鴛鴦刀

溫瑞安 著

新奇談
怪論
笑傲江湖
新舊交縱
論武俠

《雪山飛狐》中，苗若蘭和胡斐的愛情沒有像楊過和小龍女的生死相許，令狐沖和盈盈的正邪衝突，張無忌和趙敏的國愁家恨，但這段愛情對一段世代的冤情和血仇有化解的作用；阿朱曾經也為蕭峰化解那一段仇恨，捱了那一掌，卻使蕭峰抱憾終生。仇成了憾，阿朱沒有成功。我們卻不知苗若蘭有沒有成功？

《鴛鴦刀》裡寫得最特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決不是書裡較重要角色，而是次要人物。這些令人難忘的可愛人物，在《鴛鴦刀》裡陪襯的角色，便是「太岳四俠」與「鐵鞭鎮八方」周威信。這五大「妙人」使得《鴛鴦刀》熱鬧、有趣了起來。



金庸研究系列

總策劃：王榮文、潘耀明

執行策劃：吳國源、彭潔明

析雪山飛狐與鴛鴦刀

作者：溫瑞安

責任編輯：李佳穎

美術設計：唐壽南、李錦興

出版：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發行：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嘉業街18號

明報工業中心A座15樓

明報網址：<http://www.mingpao.com>

E-mail：mpp@mingpao.com

電話：2595 3215 傳真：2898 2646

新加坡、馬來西亞總代理

—— 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

版次：一九九七年九月初版

ISBN：962-357-985-3

承印：長倫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叢書由香港明窗出版社及台灣遠流出版公司共同合作出版

《金庸研究》總序



潘耀明

「書卷乃養心第一妙物。閑適無事之人，鎮日不觀書，則起居出入，身心無所棲泊，耳目無所安頓，勢必心意顛倒，妄想生嗔，處逆境不樂，處順境亦不樂。」

（清·張英《聰訓齋語》）

金庸的新派武俠小說無疑是「養心第一妙物」。失意時，一卷在手，渾然忘憂；得意時閱讀，名利得失也可置之度外。

較早期的金庸作品的讀者羣主要是小市民。他的幾部暢銷武俠小說如《射鵰英雄傳》、《神鵬俠侶》均在以小市民為對象的報紙刊載，《射鵰》在當年香港《商報》登載（該報讀者均以工廠工人、小白領為主），《神鵰》在金庸創辦的

《明報》刊載，甫創刊的《明報》也是以小報形式出現，對象也是小市民。

金庸作品的讀者羣發展到後來，讀者層次不斷提升，逐漸為文化教育高的中產階級所接受，包括專業人士、文化人，後者更包括大學教授、著名學者。最早公開表示對金庸作品的重視和讚賞，在台灣有夏濟安教授，香港有林以亮先生及旅美華人文學評論家陳世驥等等。此後，海內外的學者自稱是「金庸迷」的，大不乏人。

金庸作品之為學人所接受，主要是金庸作品為知識份子的苦悶生活打開一條新路，金庸小說與中國傳統的世俗小說有繼承的關係；此外，金庸典雅的古典白話文及中國濃厚的文化因素，也是為知識界所喜愛的。照北大教授陳平原先生的話是「他把儒釋道、琴棋書等中國傳統文化通俗化了，所以金庸小說可以作為中國文化的入門書來讀。」陳世驥曾寫道：金庸武俠小說「可與元劇之異軍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關世運。所不同者今世獨見此一人。」

另一個金學專家、中國新派武俠小說研究學會會長馮其庸說：「金庸小說的情節結構，是非常具有創造性的。我敢說：在古往今來的小說結構上，金庸達到

了登峯造極的境界。」

以上兩位學者評價是極高的。特別是近十年來，金庸作品已由原來的市井文學，堂堂正正進入了學術殿堂了。

北大教授陳平原，早於一九九〇年便開設了以金庸小說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專題課。北大錢理羣教授甚至進一步指出：從雅俗文學發展脈絡的角度，金庸有可能與魯迅呈雙峯並立之勢。北大的重視金庸作品，可見一斑。在北大開「金庸熱」的同時，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王一川主編《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小說卷》，將金庸列於魯迅、沈從文、巴金之後，老舍、郁達夫、王蒙之前，排名第四，大反中國大陸文壇排資論輩常態，把過去被目為流行文學的武俠小說與嚴肅文學大師並列，這真是破天荒第一遭。

近年海峽的兩岸三邊學術機構紛紛成立金庸研究室，某些高等學府還設立金庸作品的教學課程，不少海外的學術機構對金庸的作品也紛紛表示關注，並出現一批研究金庸作品的專家學者，而且關於「金學」的研究方興未艾。

正如台灣出版人王榮文所說：「這些研究金庸作品的作品，非但是百家爭

鳴、各有論調，能夠和讀者共鳴辯難，也同時反映了這壯闊雄渾、瑰麗細膩的金庸世界是多麼豐富，多麼的『別有繫人心處』。

基於此，本出版社與台灣遠流出版公司攜手合作策劃出版《金庸研究系列》叢書，以滿足廣大愛好金庸作品的讀者的需要。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日



《金庸研究》總序

第一章 析《雪山飛狐》

- | | | |
|----|---------------------|-----|
| 1 | 緣起 | 3 |
| 2 | 金庸的小說是不是最偉大的作品？ | 7 |
| 3 | 敘事觀點的運用 | 19 |
| 4 | 幾個文學上的名詞 | 43 |
| 5 | 傳統的芬芳 | 53 |
| 6 | 夾在兩個絕世英雄之間的傑出女性：胡夫人 | 59 |
| 7 | 《雪山飛狐》裡的女性 | 73 |
| 8 | 金庸筆下的才子俊男 | 89 |
| 9 | 胡斐與苗若蘭的愛情 | 93 |
| 10 | 第一次胡苗之戰 | 97 |
| 11 | 由反傳統的最後一戰談起 | 103 |
| 12 | 談誤會與巧合 | 117 |



13 伏筆與驟變

125

14 一羣卑鄙小人、無膽匪類和機關設計

131

15 後語

137

第二章：小論《鴛鴦刀》

1 短篇武俠不易寫

143

2 《鴛鴦刀》裡的鴛鴦

149

3 幼稚的老江湖

155

4 四大妙人

163

5 《鴛鴦刀》的「反武俠」

171

後記：蛇足

177

第一章
析《雪山飛狐》





《雪山飛狐》是金庸小說中最突出的一部。

《雪山飛狐》雖然不能說是金庸小說中寫得最好的一部，但在金庸的十四部小說中（編按：此處未包含《越女劍》），它有三「最」：技巧最特別、結構最緊密、對武俠小說及中國小說傳統均作了重大的突破。

武俠小說是十分講究故事情節的。故事是否吸引人，其重要性決不下於人物塑造成功與否及文字功力的高低。《雪山飛狐》裡「講故事」的方式（即寫小說的技巧）非常特殊，通篇都在講故事，有時候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觀點，講不同的故事；有時候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角度，在講同一個故事。所有的人講的故事

加起來，便是《雪山飛狐》，因為故事由不同立場、觀點、性格、目的的人說，所以在說這故事的過程中，峯迴路轉，曲折幽深，時又柳暗花明，奇變迭出，故事本身錯綜複雜，人物糾葛，千絲百縷，而又環環相扣，但通過不同的人說出來，用他們特殊的語氣和一己之見，把這些故事砌合起來，卻又有條不紊，抽絲剝繭，無瑕可襲，天衣無縫。

由於這故事的寫作技巧成功，文字功力深厚，所以全書結構嚴謹，全書在統一的時間、統一的場景和統一的情節裡進行，完全合乎西方戲劇「三一律」的理論，更重要的是金庸把中國章回小說「全知觀點」，作了傳統的承繼與創新，用許多不同的「主觀敘述」，來逼近事實的真相，使得敘述觀點更爲有趣、客觀、創新、生動、活潑。

《雪山飛狐》很可能是中國武俠小說中篇之翹楚。這部篇幅不長的武俠小說，只要把武功誇張部分稍微刪減，把武林的背景換成社會的實況，絕對可以成爲一篇寫實小說。迄今中篇和短篇武俠小說，寫得成功的例子不多，《雪山飛狐》是其中佼佼者。

《雪山飛狐》還有兩項特別之處：一是故事的結局未完，是一部永遠不完的小說，結局可由每一位讀者自行再創作。二是書中的主要人物，曾在另一書中出現（即《飛狐外傳》），但兩個故事內容並沒有什麼牽連。

《雪山飛狐》的主要人物，出場不多，著墨甚少，甚至還有的根本未曾正式出過場（如胡一刀夫婦），但作者大師風範，揮灑自如，寫來有如天風海雨，動人心魄，這些英雄人物形象直逼入眼簾，令人拍案叫絕。

我很喜歡《雪山飛狐》。這部小說教人知道，真正深入淺出、寓繁入簡、返璞歸真、爐火純青的文章技巧，便是如此，一點也不故弄玄虛，故作玄奇。我本來正擬撰寫有關那位令人愛不釋手喜不自勝又無可奈何的小寶貝韋公的文字，但見刻下香港電視台正在播映《鹿鼎記》，韋公正在「大熱勝出」，不如在嬉戲人生裡認真一下，談談豪傑氣態、心懷自熱的《雪山飛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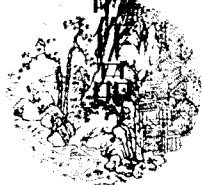
溫瑞安

於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二日南洋商報推出「溫瑞安筆下的人物」系列期間

校於一九八五年一月亞洲電視播完「神相李布衣」後



2 金庸小說是不是偉大的作品



令人愛不釋手的作品

金庸武俠小說有百般好處，但主要的有三勝：那便是勝在人物塑造得夠成功，故事夠吸引人，文筆夠好。

如果仔細分類下去，還可以發掘出金庸小說的很多優點，譬如：處理愛情特別刻骨銘心，描寫義氣令人熱血沸騰，學識淵博，武功奇絕，人性刻劃絕不含糊，大場面下筆揮灑有度，細節讓人心喜……

當然，金庸也不是沒有弱點。譬如他的小說開頭，總是比較沉悶，教讀者難

以進入情況，總要把氣氛慢慢營造，推至高潮，那時才如狂飈驟雨，一浪未平，一浪又起，令人喘不過氣來，打個比方，他的小說不求利那間的「驚艷」，而是具有內外在美，越看越不能釋卷。他的小說描寫「情癡」人物太多，故事裡「誤會」也太常見，「巧合」的情節屢見不鮮，武俠小說的「寶物」與「秘笈」出現得太多，而文字節奏有時會過於緩慢……如果吹毛求疵，這些都可以說是金庸小說的缺點。不過，哪一部小說沒有缺點？哪一位小說家沒有缺點？《西遊記》，怪力亂神，不夠寫實；《聊齋誌異》更是鬼話連篇，過於荒誕，在在都是缺點。一部偉大的作品，未必是沒有缺點的，主要的在它有沒有特別出色之處；寫得成功之處越多，越可以掩蓋小疵。有時候，一些作者的缺點，其實是他的偏好，譬如詩人李商隱好用暗喻，李賀喜用神話作為意象，現代小說家白先勇擅用當年輝煌人物今日的衰敗作為比照，張愛玲於寫兒女私情的心態勾深勒微。這些並不是缺失，而成爲了他們的「風格」。

有人說，武俠小說不能列爲正統文學，我不贊同，我認爲只要寫得好，無論任何作品，任何題材，任何文類，都是文學。